

# 明慧週報

● 成都版 ● 第 23 期 2008 年 11 月 18 日

## 中国大陆法会规模空前 ——展现理性成熟

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开幕，稿件开始在明慧网上刊登，上万篇投稿展现了大陆大法弟子日益成熟的修炼状态和平稳的证实法历程，这是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的交流盛会。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召开书面心得交流大会始于二零零四年十月。据参与大陆法会审稿工作的一位明慧编辑介绍，今年大陆法会的规模比往年大，参与投稿人数是历年最多的一次，据不完全统计，投稿达上万篇。这些稿件来自大陆各个省市，修炼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有得法多年一直稳健的修炼证实法的；有遭受迫害一度迷茫，而后坚定下来，在修炼路上奋起直追的；还有在迫害中通过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而了解了真相，随后走入修炼的……点点滴滴显示出，九年的反迫害，大法日益深入人心，修炼者日渐成熟。◇

### 法轮功学员参加老兵节游行受欢迎



第八十九届旧金山老兵节游行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举行，有上百个团体参加；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游行，并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游行主办方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前来参与游行：“这是多么漂亮的乐队！我们每年都欢迎他们。”

雨后的旧金山阳光明媚，走在最前面的法轮功学员打着「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横幅，随后是天国乐团和炼功队。身着金黄色炼功服的法轮功学员随优雅缓慢的炼功音乐展示了法轮功功法。

第十五区老兵事务位长官、游行主办者黄国仁表示，美国宪法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法轮大法的加入游行是履行运用自己的自由，我们老兵喜欢这个自由，我们支持这个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 成都警察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钟芳琼

【明慧网】四川省成都三十多名大法弟子二零零七年八月至九月在单位或家里被绑架，其中钟芳琼和另外十名大法弟子目前正面临九月二十七日被武侯法院非法诬判。

这些大法弟子被绑架后几乎都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周慧敏 2008 年 3 月 13 日在成都市看守所的定点医院——青羊区人民医院被迫害致死。在下面这封钟芳琼从狱中辗转传出的亲笔信中，她描述了自己在被绑架后被非法拘禁于圆圆大酒店时所受到的惨绝人寰的折磨。

#### 钟芳琼自述被迫害经过

我叫钟芳琼，今年 43 岁，家住成都市二环路东 3 段 36 号仁和苑 4 幢 3 楼 7 号，由于坚定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 30 次，至 2008 年 4 月 17 日就被非法关押上 1000 天，共有 40 多个单位参与了对我的非法迫害，被抄家 4 次，5 次被差点迫害致死……现还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遭受迫害。

我这一次是二零零七年八月一

日下午被绑架的。下午 4 点左右，我独自一人骑电瓶车从小付家出来，不到 3 分钟，在大石西路百花小区丁字路口被一辆小轿车逼下后，被五、六辆小车围住，被非法抓捕的（后来听说他们上午十一点钟就在我家楼下的茶铺里了），他们立即去抄我家时，把在我家的李哥也非法抓捕。后来在王鹏飞（国保大队大队长）边打边骂我时方得知，这完全都在国保的监视之中。

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王鹏飞他们把我和刘嘉，徐筱蓉，李哥分别秘密的绑架到武侯区机投镇，圆圆大酒店 2 楼，私设公堂，滥用酷刑逼供，他们把我的双手一直分别铐在凳子上，再用一百瓦的电灯泡一直在眼前强烈的照射和用各种手段残酷折磨我，24 小时由警察轮番折磨不准睡觉。

#### 青芥辣发疯的狂涂上下眼皮

专门负责管我的“案子”的小袁（武侯分局一科专管法轮功的警察）一直折磨了我十天未果后，于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三日深夜两点（转下页）



### 法轮功学员控告周永康

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抵澳之际，澳洲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将其告入纽省高等法院；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澳洲法轮功学员代表将起诉状副本递交给澳洲司法部部长罗伯特·麦克莱兰德（Robert McClelland），要求司法部长签署并转交给被告。

据澳洲广播电台十一月七日报导，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法轮功学员对其进行刑事指控。法轮功学员向悉尼最高法院对周永康提出控告，指控其在中国指挥迫害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

(接上页)

## 成都警察残酷折磨钟芳琼等法轮功学员

左右当着保安的面，气急败坏的用刑具猛刺我的腰和大腿（每秒钟一次长达一小时左右），把我痛昏死后，又把青芥辣的药物发疯似的狂涂在我的上下眼皮，太阳穴，鼻孔内，甚至是嘴里头。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发现镜子里面的我，药物所到之处全部红肿，脱皮。我告诉小袁，不能再这种药物来折磨我，因为我的皮肤对这种药物过敏（象牙膏似的管状药物），小袁却说：“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们已用各种方式残酷折磨我半个月、不准睡觉后，致使我双脚早已坐肿，双脚底全部脱皮，双手也早已被铐肿，而且双手腕早已被手铐磨烂，人早已成弓形（因为手铐贴在地上），腰也剧痛的无法忍受。在这种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左右晚上，王鹏飞冲进非法关押我的房间、恶狠狠的对我说：“钟芳琼，今天和你一天被抓一直关在这里的刘嘉和徐筱蓉都走了，只剩下你一个人，我们今晚集中力量，有的是精力来收拾你。”

到了深夜 1 点钟左右，王鹏飞带着一副吃人的凶相来了，他当着小袁、曾涛以及保安的面，凶神恶煞的对我怒吼道：“钟芳琼，上级拨款二十万专门对付你，我们有的是钱，有的是人，有的是时间，慢慢跟你耗，看你能耗多长时间。”

### 自曝特务跟踪卑鄙手段

吼着，吼着，一个铁拳给我猛打过来，顿时打得我嘴角鲜血直流。紧接着拳头、锭子在我头上，脸上象暴风雨似的猛打，摆出一副不把我拿下绝不罢休的阵势，恨不得一口把我吞下去。而且还暴跳如雷的边打边骂：“打死你，打死你又能怎么样？打死你随便填个名字火化了事。”还破口大骂我怎么样，怎么样，用心之歹毒，叫骂声不堪入耳，……“告诉你，这一次和你一起被抓的 8 月 1 日-2 日就有 18 人。你也太笨了嘛，跟踪你那么久都不知道？”

骂着，吼着，突然又发疯似的用拳头、锭子开始暴打，打累了，骂累了。王鹏飞和他们三人一起喝啤酒，把酒喝足了，东西吃够了，又开始毫无人性的折磨，打累了又骂：“你今天就是金口不开，你今天就是零口供，老子也有办法。”突然又发疯似的怒吼，“你到底说不说”，“呸”，一个铁锭子又重重的打在我的头上，“老子今天看你有多硬，叫你说的你不说，反而每天在这里讲退党，这里竟成了你的天下，不给你点颜色看，你还以为我们好说话。”紧接着又是毒打。……

王鹏飞还把我的前额拼命往上抵，他咬牙切齿的嚎叫：“把头抬起来，你听见没有，我喊你把头抬起来。”说着又拼命的抵我的前额，我的头被他抵上去，但他的手或脚一松开，头又耷拉下来。……手铐的一端在手腕上，另一端贴在地上，人早已成了弓形，头怎么可能抬的起来呢？

我被王鹏飞整的前额都疼木了，手铐在手腕上还来回的硬磨，手腕也被手铐磨烂了，痛的钻心。还有，由于是夏天，我的衣服被穿臭了，管我上厕所的红珍再也看不下去了，给刘晓康（金花洗脑班负责人）打了报告，好不容易才给我换上一件又肥又大的无领的太婆衫，因为我人成弓形后，致使我这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整个胸部暴露在外。在这生死攸关的巨难关头，心中唯有一念，我绝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

王鹏飞的打骂声，怒吼声还连续不断，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朦胧中我听见累得不行的王鹏飞又愤怒的对小袁说：“我看今晚也整的她××的起不来了，都快 5 点了，我们还是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事，明天晚上我们再把她××的弄来吊起来整，我就不相信她××金口不开。”小袁接着说：“我明天把警棍拿来”。紧接着王鹏飞又高声命令小袁：把高级清凉油给她吃（韩国的青芥辣）。

这时，小袁象接到“圣旨”一般，又自言自语的说：“我早就想发泄了，可一直找不到机会（因为我一直都很和善的待他们），便发了疯似的把青芥辣的药物狂涂在我早已被打变形的脸上，包括上下眼皮，太阳穴，上下嘴唇以及鼻孔内，顿时一股强烈的刺激的氨水味发出来，害得我鼻涕，口水，和眼泪水直流，整个人象痴呆人一般，整个面部也被药物刺激的火辣辣的剧痛难忍。

### 整个面部被毁容了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我才被冷醒（因为空调的温度很低），醒来后我发现地上丢了很多的沾满鲜血的纸，我被铐在椅子上（因为我铐在凳子上是栽倒过一次，后来就把凳子换成了椅子）流了一大滩的泪水，鼻涕和口水混在一起的绿阴阴的污物（因为药物是绿色的）。由于空调的温度很低，冷的我全身又长满了鸡皮疙瘩。等我上厕所时发现镜子里面的我立即就傻眼了——整个面部肿的很大，眼睛只剩一条缝，嘴角还有血迹，而且药物所到之处皮肤全部溃烂，已经面目全非，样子十分恐怖，我整个面部被毁容了。

我劝众生想一想，共产党是什么党？  
我劝众生看一看，共产官员都怎样？  
我劝众生快觉醒，别再跟着恶党走；  
我劝众生快自救，立即退出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到 2008 年 11 月 17 日已有超过 4553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同胞，你退了吗？